



报梯

□刚立强



初识这张报纸,它38岁,我22岁。它,四开四版,地方小报,模样朴素;我,初入职场,新闻小白,相貌青涩。

1996年,它还叫《昌吉报》,刚刚结束铅字印刷才三年,正是它踌躇满志,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也是这年5月,我进入一家县级市电视台,第一次扛起摄像机,年轻的我自以为整个世界都是我镜头的焦点。

穿花衬衣、留长发的编辑部主任是20世纪80年代内地一所高校中文系正牌大学生,他告诉我:“除了耕好自留田,做好当地新闻外,还要加强外宣,尤其是《昌吉报》的发稿。”当年的工作目标责任状清晰显示,每位记者在《昌吉报》人均30条上稿任务,远超区、州其他媒体。

从此,《昌吉报》与我结缘。但第一篇稿子见报,却让我颇受煎熬。

进入电视台第9天,我的第一篇新闻稿被自治区某经济类报纸采用;第13天,在《新疆日报》实现零的突破。那时我每周至少要外发3篇新闻稿,我的目标是半年完成全年外宣任务。但《昌吉报》迟迟未打开局面,似乎我寄往昌吉市延安南路13号报社的那么多稿子都被大风刮跑了。

新闻部每周都要公布发稿成绩,眼见同事在《昌吉报》都有所斩获,唯有我迟迟不“开张”。作为新人,内心焦灼不堪,甚至领导偶然瞄我一眼,我都以为是一种暗示:你怎么回事?《昌吉报》什么时候上稿?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埋头写稿发稿,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皇天不负苦心人,第25天,我的一篇小稿在《昌吉报》三版刊发。在传达室看到样报,我强压住内心的激动回到办公室,假装没事人一样继续写稿子,只等喜报“爆发”。

后勤老郑把厚厚一沓报纸往新闻部桌子上一丢,一群记者扑上去抢报纸看,唯有我没动。我要淡定,等着别人告诉我上稿的好消息。

“哎哟,小刚的稿子登了!”对桌的朱大姐把报纸杵到我眼前,引来大伙儿广泛传阅。这天晚上,我请同事吃大盘鸡、喝啤酒,第一次成为“学习的对象”。

从此,《昌吉报》与我的联系逐渐密切起来。先是不再有编辑给我打电话,大多是核实稿子的细节。作为一个外地人,又是新闻战线的新兵,我的稿子里经常埋着各种各样的“雷”。感谢李希义、李云辉、王暖等编辑老师,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编辑,是他们细心地

发现,不倦地修改,无怨无悔地付出,带着我成为职业新闻人。后来《昌吉报》的编辑开始向我约稿,我的稿子也越用越多。1996年,只工作了半年的我,在《昌吉报》上发表了整整50篇稿件。当年报社评出了10位一等奖优秀通讯员,我名列其中。

1997年10月1日,伴随着庆祝共和国48岁生日的礼炮声,《昌吉报》从四开小报改为对开大报,给基层通讯员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与昌吉州其他县市的同行一样,我们在完成好本地新闻报道的同时,深耕脚下的新闻沃土,以高度的热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为《昌吉报》写稿,在这个平台展现本地的新人新事新经验新面貌。在这个平台上,我与兄弟县市的同行比业绩比贡献,提高了新闻写作能力,并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挚友。

2000年10月1日,《昌吉报》更名为《昌吉日报》,人民日报社原社长邵华泽为《昌吉日报》题写了报头。一字之差,秉承“高度服务决策,深度参与生活”办报理念的《昌吉日报》更具大报气韵,更受领导关注,更被读者喜爱。为《昌吉日报》多写稿、写好稿,成为了我的追求。

2004年,是昌吉回族自治州成立50周年。为庆祝这一盛事,《昌吉日报》推出50个专版,系统报道50年来昌吉州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其中,有一个版策划的是展现劳模风采,编辑把采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阜康市首位全国劳模余寿元的任务安排给了我。

交稿的时间只有5天,接到任务时,我因为急性肠胃炎住院,由于严重脱水,每天有12小时都在输液。打了3天针后,眼看交稿时间临近,我拔了针头忍着腹痛先去采访余寿元。回到医院后,我让医生把针头扎在左手继续输液,把病房的被子叠成方块放在腿上,再垫上一块硬纸板,用3个多小时完成了这篇近2000字的约稿。

2018年11月15日,《昌吉日报》迎来创刊60周年。昔日的小报已形成了《昌吉日报》、中国昌吉网、昌吉日报微信平台、昌吉日报抖音平台等多形态融合发展的新格局,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日益增强。

作为优秀通讯员代表,我有幸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为这张报纸而自豪,为自己能为它写稿而骄傲。

2023年9月22日,在自治区2023年报纸印刷质量经验交流会上,由昌吉州党委主管主办,新疆版权印务有限公司承印的《昌吉日报》获评精品级报纸。看到这个消息,我由衷地高兴。“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不管什么时候,新闻人都要秉承精品意识,才能在时代大潮中始终立于潮头。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几位甘做人梯,扶着你、扛着你往前走的人,这是人生的幸福,值得珍惜。

从业27年来,我在《昌吉日报》刊发消息、通讯、评论、报告文学、散文等各类文章1600多篇,合计100多万字,曾连续十年被评为优秀通讯员一等奖。与我而言,《昌吉日报》是导师,也是朋友,是引导我事业向上的梯子,堪称“报梯”。关注它,为它写稿,已经成为我的职业习惯。

新的一年正在款款向我们走来,欣闻《昌吉日报》又在酝酿新的改革,我期待着它的新变化、新气象,希望它越办越好。

母亲的房子

□陈丽洁

人到中年,对于母亲便有了更深的感情。

母亲1966年随父亲从山东来到新疆,我见过母亲还是少女时的照片,粗粗的两根麻花辫垂在胸前,双眼皮,身材饱满,个子娇小,手中捧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听母亲讲,那个年代能从遥远的山东嫁给一个工人又到新疆来,是一件很自豪也需要很大勇气的事情。母亲随父亲在阜康市境内的五官煤矿,度过了她的前半生。

听母亲讲,刚到煤矿,单位给分了一间房子,吃、住都在那一间房子里。那时,我还小,对于我出生的这间房子只有模糊的印象。等我记事起,母亲已带我们搬到了煤矿分配的新房子,一间半大,多出的半间可以当厨房,这在当时有点奢侈。那时,家里已有三个孩子,挤在两张床上。母亲是典型的聪慧、能干、吃苦、耐劳的女人,她想在房子上加盖一间厨房和一间我和妹妹的卧室,这成了母亲的最大心愿。

我在家排行老大,看到母亲的辛苦,自是尽量分担,于是,我经常参与母亲与邻居们的新房建设讨论会。房子的结构,窗户留几个,房顶用苇帘子覆盖炉渣,最后铺上油毡,再拿沥青滚一遍,省钱结实还保暖。保证房子质量的木料、下地基的砖、门窗等这些都不能省,需要花钱买,没钱买就想办法。

于是,我和母亲选了一块土质好的空地,挖坑,把挖出来的土回填到坑中,将水倒进去然后穿上胶靴,在泥里不停地踩,直到土和水充分融合,发出扑味扑味的声音,泥就和好了。再把适量碎干麦草撒入泥里,穿上胶靴踩,开始制作土坯。用模具将泥巴分成长方形土块,晾晒干后就可以垒墙了。随后是编房顶上铺的苇帘子,用的是早已准备好的高粱秆,先用麻搓好绳子,在院子的空地上按苇帘子的宽度固定两根木杆,然后,排出起头的高粱秆固定好,用先前搓好的麻绳依次穿绑起来。就这样,我和母亲在房子外面接了两间土房子,家里有了单独的厨房,男孩和女孩也分房而居。

在这个房子里,个子不高的母亲在煤矿装了10年的煤,供我和弟弟妹妹完成学业。母亲唯一遗憾的是没能让我上完高中考大学,而是考了个中专早早分配了工作。起先,我也有遗憾,现在早已释怀,在当时的条件下,母亲已经把她能给的都努力给我们了。

后来,我和弟妹相继参加了工作,可母亲依然住在老房子里。房子住久了,墙皮老掉落,有一次,我回家住,房子的顶棚因不堪落土的重压,沿着墙边掉了下来,当把满屋狼藉都收拾好后,母亲眼中满是落寞,母女连心,我知道母亲关于房子的心事。

我和妹妹打听了许久,给母亲买了套楼房,面积不算大,但母亲已经很知足。

后来,政府为解决像母亲一样没有正式工作,但一直在企业务工人员的养老问题,推出了“五七工”政策,母亲只需要补缴一部分养老统筹就可以领取养老金。对此,母亲心存感激,“大河有水小河满”国家富了,大家的生活更幸福了。

五官煤矿改制后,政府充分保障了母亲那辈老职工的权益,盖了36栋安置房,楼房还在盖的时候,母亲每每去看,眼中总是充满幸福的憧憬,与十年前形成鲜明对比,我能感受到母亲心里满怀希望。

这次,是母亲第四次住新房子。楼层在三楼,三室两厅,客厅是落地的飘窗,南北通透。坐在客厅,就可以看到博峰西街,房间处处都洒满阳光。

一日,我没打电话就到了母亲家,她正在小区游园里和老姐妹跳广场舞。母亲看到我,脸上绽放出灿烂笑容,让我拿手机给她拍照,我知道,因为现在的美好生活,母亲已在心中盖起幸福的房子。

农家迎新娘

□裴春晖

农家要迎娶新娘子了。

小院大门两侧挂着火红的灯笼,门窗上都贴了大红的双喜,小院的上空布置了小彩旗、圆柱形的红灯笼,色彩纷呈、错落有致。

娶亲的头一天,厨师就开始准备喜宴。

早晨九点多,帮忙的人陆续到了,大家默契配合。男同志称肉、剥骨头、架炉子、拉煤块,各司其职,女同志则带着自家的刀板、切刀,围在一张大圆桌旁有说有笑地切肉、捡菜、剥蒜、剥蒜末,忙中有序。帮忙的都是朋友邻居,来晚一点都抢不上活干。兄弟姊妹聚在一起聊聊天,洗洗杯盘,整个院子里一派热闹喜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就像是参加一次大型聚会。

中午时分,乡邻们干完了手头的活,不约而同地围坐在一起。女同胞们开始打“双扣”,男同志们则吆五喝六,划拳喝酒。厨师在槽炉和马槽炉之间操作,槽炉上煮着三桶肉,马槽炉是炒菜用的。厨师不急不缓,气定神闲地看着锅里的食物在油中翻腾、水中徜徉。

厨师在做红烧鱼的准备工作。他在大锅内煎鱼,每次只煎一条,每一条煎好的鱼头朝盘外,尾巴朝里,在大盘里整整齐齐码了两排,中间有空隙的地方再横放着两条。煎炸的刺啦声,桶内肉汤咕嘟咕嘟冒着泡,蒸汽弥漫。锅底呼呼上窜的火苗就像红色的绸带在风中飘动。煮好的鸡肉、牛肉、羊肉用大铝盆盛好,放在一边备用。

这天吃臊子面,切好两大盆臊子,马槽炉另一个灶烧臊子汤。两个人用像小铁锹一样的锅铲用力翻炒。下臊子面的时候,先在凉开水中把面漂一平,再下锅煮,这样下面的汤不稠。吃过臊子面,大家自觉找活干。

家乡的沙枣树

□王多奇

在我的家乡道路边栽植着两排沙枣树,足有两公里多长。其实,沙枣树栽在公路边并不好看,树干东倒西歪,没有一根直挺的。棕红色的树皮,在太阳的暴晒下,裂开了一道道的口子,仿佛是个老态龙钟的阿婆,满脸的皱纹,尽显岁月的沧桑。沙枣树浑身都带尖刺,稍不注意就会扎到你的手。可是大人们却说,沙枣树不择土壤,抗旱耐盐碱,根系发达,生命力强。栽在路边虽然不怎么好看,可它起的作用不小,可以防风固沙保护农田。

沙枣树又名七里香、刺柳,属落叶乔木,开的是一种金黄色的小花,呈喇叭状。每年五月底,沙枣花开的时候,金黄色的小花朵挂满了枝头,释放出特别浓郁的芳香。远远就能闻到一股沙枣花的香味,花香浓烈,沁人心脾。沙枣花引来许多蝴蝶和蜜蜂,传授花粉,勤劳的小蜜蜂“嗡嗡嗡”地在花间飞来飞去,忙着采蜜。

漫步在沙枣花的海洋,一片美景,一路芳香,富有诗情画意,别有一番滋味。沙枣树的果实可以食用,也可以作药材,用来治疗腹泻等。平时,路边的沙枣树有人看管,不让人随便采摘,到十月份,沙枣果实成熟了,橙红色的沙枣,一



串串地挂满枝头,煞是诱人。等到下霜了,生产队的领导一声令下,全队的老少齐上阵,拿上杆子,提着袋子、筐子、盆子采摘沙枣。有人爬到沙枣树上捡大一点的采摘,我怕刺刮着,不敢爬树,只能拿上长杆子,站在树下敲打树枝,掉下来的沙枣和树叶都落到树下的床单上,捡去树叶杂物,把沙枣收集到一起,装进袋子里,拿回家储存起来。到了冬季拿出来慢慢品尝,霜杀过的沙枣,吃到嘴里甜丝丝的,几乎没有涩的感觉。

吃完的沙枣核,不要随意丢弃,收集起来,可以当种子,秋天种在地里,春天就会生根发芽,经过浇水修剪,又长成一棵棵沙枣树苗,三五年后又是一片沙枣树林。沙枣树干,木质比较结实,可以制作桌椅板凳或者农具。就连那些不起眼的沙枣树根,经过艺术家的手把它制作成观赏石的底座,精心雕刻,打磨成根雕工艺品,摆放在家中,非常美观。

沙枣树全身都是宝,只要合理地利用起来,没有闲置或浪费的。

我喜欢家乡的沙枣树,更喜欢沙枣花浓浓的香味,因为它守护着我们的家园,勾起我对家乡的回忆。

冬趣

□李成锋

窗外下雪了,雪花犹如飞絮一般轻柔,我在阳台上雪花舞蹈,心里有把它 melt 融化的冲动。

突然,我被一幅画面惊住了,看到一位可爱的老大姐在地上用双脚给薄雪“裱”花边,“裱”出来的花边远远看去特别养眼。“真好玩心,都这年龄了还像孩童一样天真!”我心里不由嘀咕。

看着窗外的雪越下越大,心想:瑞雪兆丰年。又是个好年景,这让我想起儿时下雪的日子来。记得一觉醒来,被大雪封住的村野非常平坦。大雪封了门,满院子的雪堆到了门槛上。早上还得上学,大人早早起床,从门口向外挖出一条雪道,我们欢呼着向村外跑去,像放飞的小鸟。学校在邻村,约莫一公里的路程。出了村子,放眼望去,白雪皑皑,十分妖娆。我们狂奔着,追逐着,雪已经漫过我们的膝盖,幸好有两旁的杨柳顺直了道路,我们一群小伙伴手拉着手踩出一条羊肠小路。

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欢呼沸腾,制造出来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东风摇曳树枝上的雪,一团团、一簇簇砸在我们的脖子上,一种湿润润的冰冷,给我们的童年留下惊喜与快乐。

这时,上课的铃声响起,我们开始狂奔,身边的雪跟着舞动,跑进教室,身上升腾起来一团火,暖洋洋地抚摸着我们疲惫的身子。我们被窗外的雪勾走了心神,也就没有心思去聆听老师的讲课了。课间的铃声穿透硬硬的冬风,多了种仓促的音质,校园里顿时响起打雪仗的声响,冲锋陷阵,犹如武装起来的战士,时而跌跌撞撞,堆起来的雪人也成了壕沟堡垒,校园里顿时升起轰轰烈烈的热潮。

放学了,来时的路已被大人们清扫出来,我们再也不用踏雪而行了,但两旁的麦地里还是留下了一串串脚印,在太阳底下反射出晶莹剔透的光,觅食的麻雀被我们的欢腾惊着了。有时候会有同伴掉到路边的沟壑里,被雪填平的沟壑把他瘦削的身子吞没了,大伙招呼到一起进行营救,惊心动魄的一幕瞬间展开,最终以胜利告终,掉进沟壑里的伙伴眼里盈满泪水。

跌跌撞撞的我们把雪踩得七零八碎,把美好的心情留在房檐下的冰棱上。这时候的麻雀手足无措了,我们撒下谷物,支起箩筐,一不小心就把它们逮住了。乌鸦蹲在院落外的树枝上偷窥瞭望,等院里的人都进了屋,静寂下来,它们飞速飞下枝头偷食着地上的谷物。但我们大多都怀揣仁慈之心,上学的时候会偷点家里的粮食揣在兜里,几个伙伴聚集在一起,把粮食放到清理干净积雪的地方,冬天的鸟儿会先侦察一会儿,再飞下树枝觅食。我们的心里被喜悦占据,几乎忘记了还在上学的路上。

其实那个时代的冬趣很多,五花八门,晚上有时候会被红鼻子、绿眼睛的雪人吓得哭鼻子,母亲跑出来强制把我拽到麦草铺就的被窝里,一会儿就酣然入梦了。

望着窗外“裱”着花边的老大姐,想起儿时雪后的趣事,心里软和多了,难得遇见飞雪,也该到楼下的雪地里乐呵乐呵了。